

论歌曲翻译的四个维度

杨晓静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歌曲翻译又称歌曲译配, 包括译词和配曲两个环节, 集诗歌的文学性和曲调的音乐性于一身, 同时融入原语民族的文化因素。在各国文化交流史上, 译配的歌曲发挥着特殊的、不可或缺的纽带作用。歌曲翻译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从翻译、文学、文化以及音乐四个维度来探讨歌曲翻译对译者的四重要求。

关键词: 歌曲翻译; 文学; 文化; 音乐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歌曲是用声音表现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 源于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反映了各国家、各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习俗和地域风貌。而不同国家的歌曲之所以能跨越国界被其他民族的人们所传唱、喜爱, 其中, 翻译的作用不言而喻。“翻译让这些歌曲在其他民族的文化里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何高大 陈水平 2009: 130)谈到歌曲翻译, 大家对它的认识往往不全面, 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种观点: 一种是把歌曲翻译与歌词大意等同, 后者只是对原语歌词的大概意思作出解释, 往往并不保留其诗性和可唱性; 一种是把歌曲翻译与保留了诗歌形式的歌词翻译混淆, 后者尚没有配曲, 无法入唱。事实上, 这两种观点都只停留在歌词翻译的层面。歌曲如果仅实现了歌词在语际间意义和形式的转换, 失去可唱性, 相当于失去了灵魂, 无法成活。真正意义上的歌曲翻译绝不仅仅是翻译歌词, 而是须要完成包括翻译、文学、文化和音乐四个维度上的立体转换。

1 歌曲翻译的内涵

歌曲翻译, 又称歌曲译配, 涵盖两个对象, 即“歌”、“曲”; 包括两个环节, 一是“译歌”, 二是“配曲”。

译歌即翻译歌词, 词多以诗的形式出现。歌曲是供人歌唱的作品, 是诗歌和音乐的结合。即是说, 歌词是可唱的诗。好诗有美的声韵, 译诗要保持原诗的声韵之美, 很不容易。歌词翻译是项难度极大的工作, 既要译得准确达意, 将原语歌词的内涵意义最大限度地传达过来, 又要保持韵律, 上口自然, 符合原曲的旋律和节奏。一般歌曲节奏包括两部分: 诗歌节奏和音乐节奏。只有两个节奏达到统一, 歌曲才会协调完美。

配曲即将所译的歌词配合原歌的曲调。词可译，曲不可译。原曲已经定型定调，不能改造，不能翻译。不仅如此，它对译词还具有辖制作用。原语歌曲的曲式结构制约着译语歌词的句式结构；节奏决定着译词的顿歇和句读；旋律左右着译词的声调和韵律。正如薛范先生所说：“创作歌词好比先有了脚，作曲家‘量体裁衣’，按照脚形制作一双合适的鞋，即为已有的歌词配上音乐；歌曲译配正相反，曲和词已经存在，即，先已有了水晶鞋，必须为它寻找一双合适的脚。”（薛范 2002：56）

2 歌曲翻译的四个维度

2.1 翻译纬度

歌曲翻译首先是一种翻译行为。根据是否保持原作的完整性为标准，李亚舒、黄忠廉先生将翻译划分为两类：全译和变译。（李亚舒 黄忠廉 2004：3）因此，歌词的翻译也可分为全译与变译两种。

（1）歌词的全译

全译是指译者将原语文化信息转换成译语文化信息以求得风格极似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应该说，全译是歌词翻译的主体，翻译时译者应力求将原语歌词的内容与部分形式（如节奏、韵脚等）转换到译语中。例如，下面这首歌词就是典型的全译。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哈罗，黑夜老朋友，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我又来和你谈谈心，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因为那梦幻悄悄来临，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	趁我入睡，留下扎根，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梦的幻影盘桓在我脑海里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依然是一片寂静，哦，寂静。

（薛范

译）

这是美国电影歌曲《寂静之声》的歌词全译。汉译不仅意义相对应，甚至是译文的字数也与原文的音节数相等，做到了亦步亦趋，译得真是字字珠玑。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像上例这样的全译在歌曲翻译中是比较少见的。由于受原作曲调的约束，全译常常捉襟见肘。

（2）歌词的变译

变译是指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在歌词的变译过程中，译者进行的是创造性劳动。著名翻译家兼音乐家薛范以近半个世纪的歌曲翻译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以传达歌词的涵义、意境、意象之美和形式美作为标准，那么大多数歌曲都是可译的；如果以传达歌词的语音、音韵美为标准，则所有的歌曲都是不可译的。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对于外文的语音和音韵的损失，我们可以通过汉语诗词的语音和音韵来加以补偿。如果说，翻译总有失落的话，那么，好的翻译作品在失落的同时还另有所得，这个‘得’就是译配者的二度创作所创造的艺术价值。”（薛范 2002：38）这种创造的极限就是歌词的变译。音乐是有组织的乐音所形成的艺术形象表达感情、反映生活的艺术形式，其主要表现手段是节奏与旋律。据此，所译的歌词必须与节奏和旋律配合。配合，就是使所译的词和原来的曲合在一起，显得合适相称。词曲不配时，就别扭，唱起来就不上口。歌曲翻译的首要原则是：曲不变，变的是词，词为曲服务，词随曲变。有时为了适应原曲形式，译出的歌词作为内容，为了形式不得不作出牺牲。如原苏联民歌《Катюша》的改译：

Расцветали яблони и груши,

Поплыли туманы над рекой.
Выходила на берег Катюша,
На высокий берег на крутой.

请看原歌词的全译：

苹果花梨花开放，
雾气在河上飘荡，
喀秋莎来到了岸上，
来到了陡峭的岸上。

试着与原曲配唱一下，会发现：合不上节奏与旋律。为了让词配上曲，译者把原文前两个独立的小句译为时间从属句，加了“正当”二字，还加上了表空间名词“天涯”。为了配上节奏的长短，第二句加了“柔曼的”，第三句为了节奏，把第四句的“峻峭”提前，第四句干脆无中生有：“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纯属译者的添加。从意象上看，原文中Выходила为动态，译文改译为静态“站在……”。

由此可见，歌词翻译作为歌曲翻译最基础的环节，要求译者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能够自如运用母语和译语并熟练地完成双语转换，并在此基础上使译词符合原曲的韵律和节奏。

2.2 文学维度

歌曲翻译是一门独一无二的艺术，并非两种语言字面意思的简单转换。歌曲与诗歌同根同源，最初的诗就是民歌、歌词。因此，一首好歌曲的歌词即使在脱离旋律的时候，其内在的品质仍然是诗：结构规整，节奏感强，富有韵律。但歌词与诗歌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诗人艾青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主张将“诗”和“歌”区分开，他提出：“所有文学样式，和诗最易混淆的是歌；应该把诗和歌分别出来，犹如应该把鸡和鸭分别出来一样。”（艾青1986：36）诗更通画，强调意象的新异，可以大量运用意象手法，而歌词更通乐，强调语言的流畅动听。诗可以有更多的内心独白，歌词却需要更多地面对听众，使倾诉与倾听同步共鸣，具备更多的韵感，具备可唱性、可听性，如节奏鲜明，声韵和谐，文辞浅白，格式讲究，上口顺耳。我们通过比较艾青的具体作品，会看得更清楚。

一棵树，一棵树/彼此孤立的立兀着/
风与空气/告诉它们的距离//
但在泥土的覆盖下/它们的根伸张着/
在看不见的深处/它们把根须纠缠在一起

《树》（诗）

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
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
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
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
欢乐你不笑，痛苦你不哭，
洒给大地多少绿茵，那是爱的音符。
风是你的歌，云是你的脚步，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为人类祝福。
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
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两篇作品都是表面写树，实质写人。诗比较注重观念，求隐求虚，第一棵树是实在的，第二棵则是想象的，这种极强的意象性暗示多于明喻，联想多于直叙，适合读者细细品味。歌词的要旨是要入乐延长，所以写得显而实，意义单纯，采取直接的叙述，造成感觉的强度，以深情豪迈的歌声，把甘于奉献的人们比作坚韧、默默付出的大树，通过对树奉献的歌颂，实际上是引导人们去思考人生态度，从而挖掘出词中的某种人生精义，体悟一种深刻的哲理。歌词有歌词自身的一套语言，达旨准确，抒情生动，形象鲜明，富有感染力，节奏旋律和谐。

因此，歌曲翻译所具有的鲜明的文学性要求译者文学功底扎实，只有具备一定文学知识积淀和理论功底的译者才能翻译出流畅、富有韵律感且表意恰当的歌词。

2.3 民族文化维度

歌曲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很多歌曲都能体现出原语民族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译者在翻译歌词时必须注意原语中的文化背景知识，缺乏这类知识，译者往往会把本民族的文化背景知识错误地移植过来，用我们所熟悉的形象和概念来替代原文中的形象和概念，从而出现错误的译文。

例如在我国广为传唱的俄罗斯歌曲《纺织姑娘》，如果直译回俄语的话，应该是 текстильная девушка，但俄罗斯人却不知其所指。究其原因，是因为这首歌曲的俄语名称 «Пряха» 与汉语译名“纺织姑娘”的文化内涵不对等。俄语中的 пряха 仅指“手工纺线的女子”，过去还没有出现纺织工厂的时候，年轻的女子在漫长的夜里纺线，为自己准备嫁妆。而在汉语中“纺织姑娘”除了含有“手工纺线的女子”的义项外，还包含“在纺织厂工作的女子”的意义。由此看来，“纺织姑娘”的语义成分大于 пряха。如果我们把 пряха 翻译为“纺线女”，二者的内含意义就更接近了。（巴拉诺娃 张惠芹 1997：147）

另外，歌曲中表示人、动物和植物的名词具有丰富的内涵，也值得注意。例如，在俄罗斯歌曲中一些树木的名称常用来预示人或人的命运，但是中国人对这些植物并非很熟悉，甚至从来没有见过。应该如何理解和翻译这类植物名称呢？我们以大家很熟悉的一首歌 «Уральская рябина»（中译名为《山楂树》）为例进行分析。

рябина 在俄罗斯是常见的树木，它春天开白花，到秋天一串串的红果挂满枝头，尤其是在白雪皑皑的冬天，更显得美丽。因此自古以来它就是俄罗斯人喜爱的植物，而且具有很多象征意义。例如，在歌曲«Рябина»中它象征一位姑娘：

Что стоишь, качаясь, / Тонкая рябина, / Головой склоняясь / До самого тына?

在歌曲«Наш край»中象征祖国俄罗斯：

То брезка, то рябина, / Куст ракиты над рекой, / Край родной, навек любимый. （张惠芹用例）

而在«Уральская рябина»这首歌中，рябина 主要用来说明事情发生的季节，因此我们认为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用“替代法”，即用中国人熟悉的树木“山楂树”来替代“花楸树”，更好地传达了“花楸树”在俄罗斯文化中的象征意义，译文达到了传播和移植异国文化的目的，促成了该曲在中国的流行。

由此可知，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译者在遇到含有文化背景知识的语言现象时，除了要能够准确理解其字面意义外，还要能感受到其中的深层含义，并能产生一系列的联想，否则，即便是准确地逐字理解和翻译出了文本，也未必能够真正

了解它的真正含义，甚至可能完全曲解原文的意思。

2.4 音乐维度

在歌曲翻译对译者的四重要求中，应该说，对译者音乐修养和音乐感悟力的要求是最核心的内容。歌曲是可以唱的诗歌，歌曲翻译既要重视原作歌词和韵律，又要符合译语表达习惯和韵律，还要能配上歌曲的节律，表达出原曲的形式和意蕴，使译曲听众产生如同原曲听众一样的审美感受。

歌曲翻译要求译者必须具备相当的音乐知识并且能敏锐地感受到原歌曲音乐的灵魂。译者只有能够感悟原歌曲的灵魂才能翻译出优质的外文歌曲。因此，歌曲翻译者首先必须是歌唱者，是译者和歌者两种身份的结合，这一点与译者自身音乐修养的高低休戚相关。薛范先生也认为他对歌曲音乐灵魂独特的感悟是自己区别于其他歌曲翻译者的重要因素：“除了分析歌曲的意思和运用翻译技巧，我往往不拘泥于对原歌词的理解并且能对原歌曲音乐有自己的感悟。”（廖志阳 2010：73）

在歌曲翻译中对原作的“忠实”并不等同于将歌词逐字逐句地、机械地配上原歌曲旋律。音乐因素的存在决定了译者需要仔细考虑歌词能否与歌曲旋律相匹配并最终让歌曲翻译作品达到可唱的效果。

结束语

歌曲翻译是一门与翻译、文学、文化、音乐都密切相关的交叉学科。其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歌曲的翻译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要求译文也应该具有可唱性，通俗易懂，不能丧失原来的歌曲风格，应当用“以歌译歌”的原则来进行“译配”。总的说来，歌曲翻译已经超越了一般翻译的层面，对译者有着诸多的限制，对译者本身的翻译水平、文化文学修养以及音乐素养也有较高的要求。针对该领域的研究对于未来歌曲翻译者的培养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艾 青. 诗论[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
- [2]巴拉诺娃 张惠芹. 俄罗斯歌曲中的文化背景知识[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
- [3]何高大 陈水平. 中国歌曲翻译之百年回眸[J]. 名作欣赏，2009年第10期.
- [4]李亚舒 黄忠廉. 科学翻译学[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 [5]薛 范. 歌曲翻译理论与实践[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 [6]薛 范. 名歌经典（外国作品卷）[C].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5.

Four Dimensions in the Translation of Songs

YANG Xiao-ji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Song translation, including translation of words and music, integrates the literary techniques and musical melodies in one, meanwhile requesting attention to cultural factors in the original language.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s, translated songs played a special and important role. The specificity and importance of song translation made a higher demand on translators.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four dimensions, namely the four requirements of song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literature, culture and music.

Key words: Song translation; literature; culture; music

基金项目: 2010 年黑龙江大学青年基金项目“翻译语境作用机制及其应用研究”(QW201024)。

作者简介: 杨晓静(1981—), 河北邯郸人, 现为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翻译学。

收稿日期: 2011-01-07

[责任编辑: 靳铭吉]